


如果离国



柯 思 仁 · 黄 浩 威

岛屿  人文系列之一

如果岛国，一个离人

柯 思 仁 · 黄 浩 威

如果岛国 一个离人



- 作 者 柯思仁 黄浩威
- 企划编辑 何惜薇
- 责任编辑 钟宝玲
- 封面/内页设计 何美娇
- 排 版 何秀云
- 出版/发行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联 络 65-64665775 支线 416/464
chpub@wspc.com
-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 初 版 2004年5月
- 国际书号 981-4139-09-2
- 版权所有 © 2004 八方文化创作室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照片鸣谢 Mr Royston Tan (Pgs. xvi-xix, xxi-xxiii, 150-159)
Mr Chew Yen Fook (Pgs. 79, 82, 85)
The Necessary Stage (Pgs. 40, 128-129, 140, 142-143)
The Theatre Practice (Pgs. 135-136)
- 本书获李氏基金资助出版，特此致谢。



书写新加坡人的

杨君伟◎序



people & places

犹豫了半年，一直不敢动笔。的确，思仁和浩威都是我很好
的朋友，能为他们的书写写东西是我的荣幸，也是鼓励朋友的方式。但，怎么可以呢？

两位作者的语文根基比我扎实，思考能力也比我强许多。我，
算老几？应该找个文人啊！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在播音室里和舞台上
打滚的媒体人。自认文笔不如人，写序，是献丑了。

思仁是“长辈”级人物（年龄不大，但资历深），是“德高望
重”的教育工作者，有多年写作经验。对于浩威和我来说，他亦师
亦友，能成熟冷静地给我们提点、扶持。我喜欢他若无其事地说着
一件事。过后总会留下伏笔，引人深思。我喜欢他既能接受别人的
看法，又能温文尔雅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没试过跟他吵架。

浩威是我欣赏的年轻人，极具潜质，前途无量。我在他这个年
龄时根本没有他的思想程度和悟性。这位青年对事物的见解、热忱
和偶尔的过于激动，对于我们“老人”来说，是种怦然心动的激
荡。时而乐于扑灭他的火气，时而被他点着，加盐加醋加油水似的
一起焚烧，时而从熊熊火光中看到一线希望，取得温暖，唤起许多
忘了的感觉。

我“心术不正”，一直很妒忌他们的师徒关系，又很羡慕这样
的书写方式。

在文字的道路上，有时是寂寞的。有个志同道合的人相伴，是难能可贵的。

这半年内，看了这本书一遍又一遍，重复回顾着2003年。慢慢地开始觉得诡异：他们写的，是本身的经历而已吗？怎么这么像自己的，还有朋友的故事和心情呢？像是有人偷拍了我们的生活情境，偷窃我们的内心信件。好像都在说着我们一起做过的事，看过的舞台剧，一起参与过的电影节。还有很多亲切的名字：庆亮、深江、宝崑、Rajesh、Hossan、子谦……。

书中分享的，肯定有许多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保存的片段、对于不同地方的联想……里头叙述的，看起来是私事，其实是共识，都是新加坡人共同拥有的记忆和感受。

新加坡人的 P and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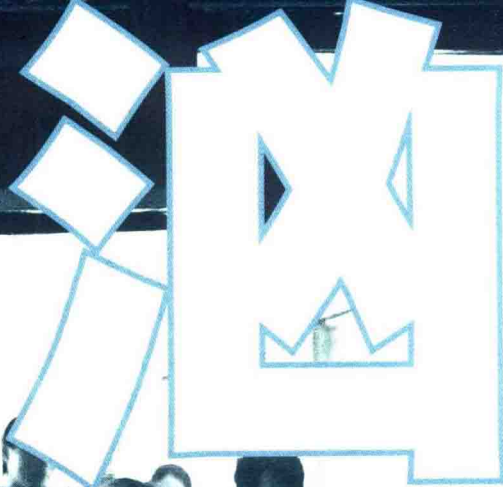
试试看，像我这样，边翻阅边在本子上做记号，有熟悉的人物（people）和地方（places）。就在句子旁边写上个P字母。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意义。

当然，我后来为了清楚分辨，再修改记号为“PP”及“PC”（不是 politically-correct），来区别两者的不同。

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点。



↑  Wisma Atria
Ngee Ann City



每晚 繁荣式暗

新加坡的 P&P，是人潮汹涌的繁荣乌节路，还是修葺后的克拉码头 cafés 和 pubs?或许你可以尝试以另类的方式，去体会这座岛屿的温馨，比如到电力站去为一些伊拉克战争难民点上一支蜡烛或一柱烟火，让他们的天空不那么晦暗。



读到浩威的〈接受一种暧昧〉第六段及〈趁岛国的秋天离开前〉第八段时，我也想到自己曾经妙想天开的幼稚构思：在这岛国上，建造一个巨大的半球型纤维玻璃透明盖，遮着整个新加坡，最好加上一层有隔热性能的暗灰色贴纸，然后在里头全天候喷放冷气，让人们凉快一些。那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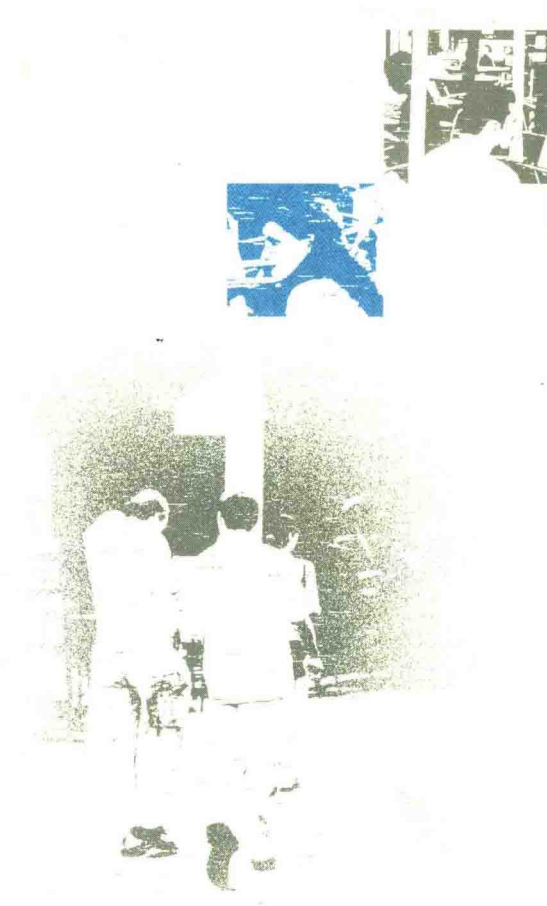
是天气的关系吗？国民的脾气总是不太好。不是在咖啡座里讨论政治，而是日常生活中，在组屋的电梯内、拥挤的巴士及地铁上、大减价时疯狂购物的百货中心里……人们的表情是浮躁，缺乏耐性的。国小地少人又多，逼得国人脸上常挂着个pek chek的表情。我们为什么没有因此得“第一”？

广播不能用方言，但有些词汇必得用方言才传神。常在想，怎么为这个福建词汇找中文翻译？是“憋”着的脾“气”，还是被关“闭”得太久而产生的闷“气”？

都怪太阳那么靠近。除非我的构思可以用太阳能，否则也很浪费电，还很不健康。

顺便为书名做自己的注解。

在词典寻找“liren”时，只看到“离任”的解释：leave one's post；一回国，leave one's post to return home。（请参考浩威的〈情感区？情感去。〉认识一下“失去”重建局。）



真好玩。想到吴作栋总理的“逃兵/守将”课题。想到移民数据和派兵前往伊拉克的新闻。还有最近李光耀资政对可能离开新航加入其他航空公司的机师们说的：去吧，我们不会留你。

Leaving one's post? One's responsibility?

Returning home? To which country?

离人……是一个能够实现愿望选择离开的人，还是一个想要却得不到，因此围起篱笆把自己隔开的人？有人换了环境，有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怎么分得清楚哪个是积极的，哪个是负面的。

思仁在《书写距离》里头提到：“当我想起了几个值得驻留岛国的理由，接下来泉涌而生的种种不满，却迅速将之淹埋。我要强制自己往积极的方向去想，否则难免又以‘意犹未尽的……反讽’作为结尾了。”



我也一直想着要离开，老说要离开……可干嘛还赖着不走，留在这里呢？常常激动地去争论一些课题，最终往往是精疲力尽地感到气馁，怨气往肚子里吞。庆幸的是，我还没麻木得漠不关心。

不是公司不好，只是公司、高层也必须听听牢骚、认识员工的烦恼，然后自我检讨。

非常喜欢思仁在《洗涤过往》里头写的一段话：

“有一种东西叫做情感，其质不轻，往往不是浮游于半空中随风飘忽，而是向下沉落。找寻可以依附的物体。可是，这个城市，有多少物体可以让情感依附？或许有，不过是否让情感还能够认得而愿意依附？”

人活着心就不能死。但我们可以从死亡中寻找生机，得到启发。

To learn how to live, first learn how to die.

期待你从第一篇和第三篇中的“翡珑山火化场”及“蔡厝港的基督教坟场”开始读起。

农历新年前一个星期写完这篇稿，希望思仁和浩威能继续下去，半年后，再让我偷看他们的日记。

大吉大利，恭喜恭喜。

杨君伟
2004年1月16日

杨君伟 1972年生，自由媒体人，有十年的媒体经验，以UFM1003的深夜节目“夜描夜黑”与专访艺人的“现场大牌档”为代表。君伟亲切而睿智的主持方式，与听众进行互动，在广播中制造思考与创意空间，也常通过节目关心社会课题。君伟也是戏剧演员，曾参与多部戏剧盒的演出。



23rd December 2003

浩威，思仁：

我喘着气惊醒过来。仿佛肺部的空气被残忍地抽出，只留下真空。一种空虚。

这会不会是因为那部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短片——虽然有三十个演员兴致勃勃地等待着开拍，而我却必须临时取消拍摄计划？

又或许是因为我童年住家的后院，已经被金发蓝眼孩子们的新建的澳洲学校所取代？

我的难受是因为这种空虚吗？又或者是纯粹因为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How Wee and Sy Ren,

I awoke breathless. It was as if the air in my lungs had somehow been cruelly pumped out, leaving behind a vacuum. An absence.

Could it have been the short film, a project doomed from the start, staffed with 30 eager actors, which I had to cancel at the very last minute? Or perhaps it was the loss of the backyard of my childhood home, to the teeming numbers of golden-haired, blue-eyed children from the newly built Australian school?

So was my discomfort the result of this absence? Or was it purely the result of an overwhelming sense of loss?

造 就 了 我 们

陈子谦 • 序

我得承认我有一种恐惧症，而它无疑是非理性的。我害怕这种变化的步伐，这种对于拆毁、建设、改装、美化、净化的强烈欲望，这种被某些人视为生命力的躁动，已经侵入我的记忆。我的过去，还有我自己。

一栋建筑被拆掉，另一栋轻易地取而代之。除非回忆能够轻易地被抹去，被取代，就好像是用玻璃、水泥和钢铁来建造的一般。我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在一个逐渐陌生的环境中游离。我最早的记忆也可以被称为幻想了，因为它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和现在的所有联系。

幸好，有一些地方还留下来，让我感觉记忆还是真实的。我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试着喘回一口气。

加东面包厂，又称“红屋”，是一个被封存在咖啡店里的久远时代。承受着时光重量的

I must admit I have a phobia, an irrational one no doubt, that the pace of change, this overwhelming need to tear down, construct, modify, beautify, sanitise, this restlessness which some may call dynamism has intruded upon my memory, my past, me.

One building is torn down; another easily takes its place. If only memories could be built with glass, concrete and steel, so easily erased and replaced, for I realised I had become lost, wandering in an increasingly alien landscape where my earliest memories have lost all its connections to the present which makes them open to be called fantasy.

Yet, there are places left that assured me that my memories had been real. It was to one such place that I headed, as I managed to catch my breath again.

The Katong Confectionery, otherwise known as The Red House, is a past era trapped within a coffee



天花板吊扇兀自旋转下，室内的气温和室外的午后闷热没有什么两样。这也都无所谓。我完全放松地坐着，桌上放着惯常的咖啡乌与糕饼。我仿佛陷入一种迷幻状态，沉醉在周遭事物的缓慢节奏中。逐渐苍老的侍应生，在桌子之间兜转，踩着缓慢而踏实的步伐。那种步伐，就像是一支从八十年前捧上第一杯咖啡时就没有间断过的舞蹈。而我，正用着同样的一个杯子，小口啜饮着咖啡。

被这联系着往昔的建筑所深深吸引的，惟独我一人吗？我以在咖啡店里摄影为藉，到不同的桌子，探问顾客们对老店的感受。有不少人就像那两个抽着烟的生意人，从红屋的宁静中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所惊醒，不知所措，只说：“这里就是很好罗。”



shop. Never mind that the revolving ceiling propeller fan bearing the burden of time made the temperature indoors almost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afternoon heat outside. It was absolute comfort that I felt as I sat there with my customary cup of jet-black coffee and plate of cream puffs on the table. Almost in a daze, I absorbed the slow rhythm of activity around me, the greying waiters shuffling towards the tables, their slow yet sure steps testimony to the one continuous dance started eighty years ago when the first cup of coffee was served and which continues in the cup that I was drawing small sips from.

Was I the only one to be drawn to this link to our past? On the pretext of photographing the coffee shop, I did my turns on the tables, asking the customers on their feelings towards the shop. Most like the two smoking businessman types, quite surprised at being suddenly detached from the calm of the Red House were at a loss for words and simply said, "Well, it's just very nice lor."